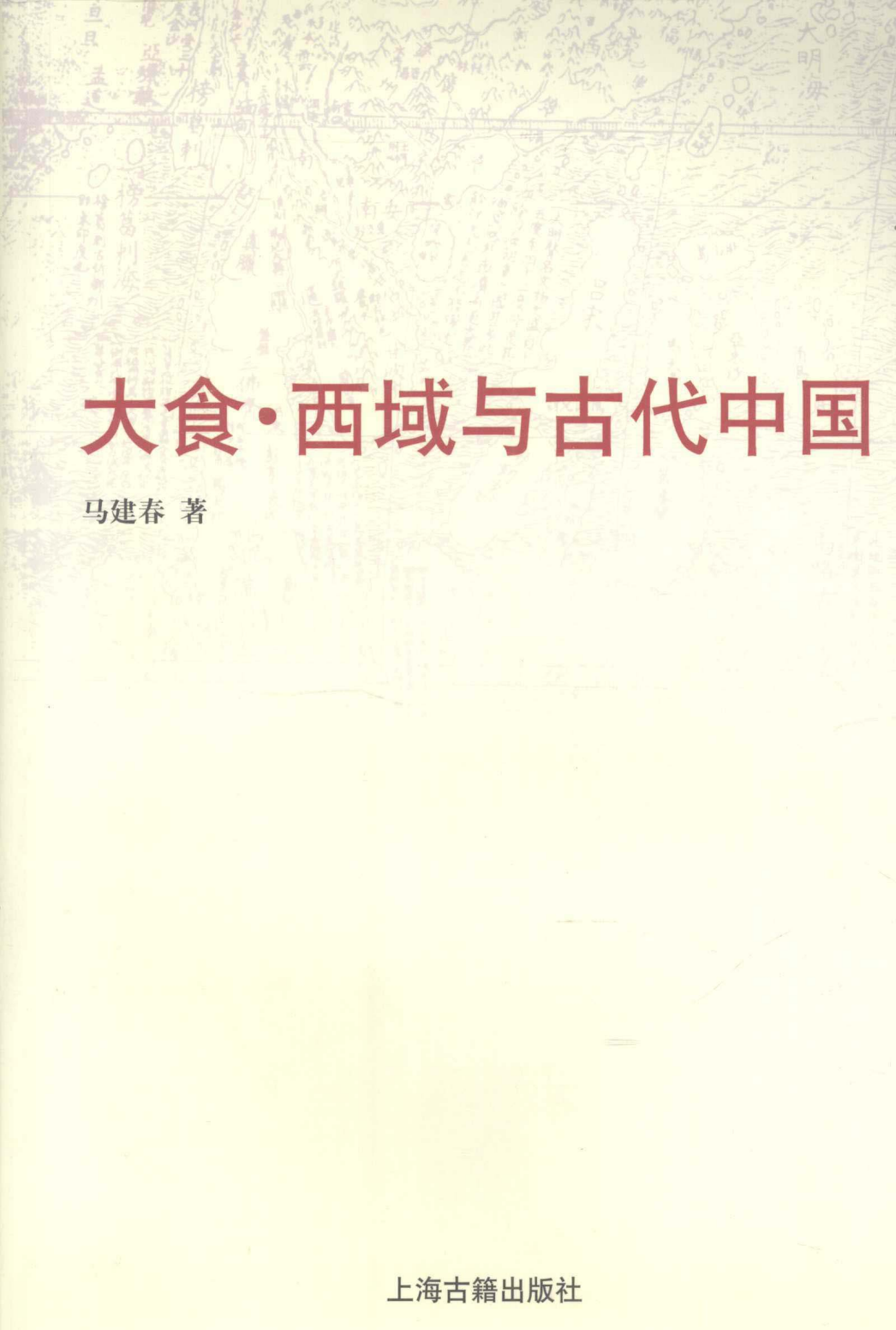




大食·西域与古代中国

马建春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暨南史学丛书

大食·西域与古代中国

马建春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食·西域与古代中国 / 马建春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5325 - 4857 - 6

I. 大... II. 马...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西方国家—唐代—文集 IV. D8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7024号

暨南史学丛书

大食·西域与古代中国

马建春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5 插页 4 字数 375,000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1,800

ISBN 978 - 7 - 5325 - 4857 - 6

K·1060 定价: 49.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 序

广东属禹域极南之地,自昔为海上交通枢纽。汉代合浦徐闻即为往印度洋航路出口障塞,《汉书·地理志》记之详矣。暨南大学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取《禹贡》“朔南暨,声教訖于四海”为名,用意至深。故魁然为侨校之首。创校以来,一贯以发扬中国优秀传统、传播世界先进文化为职志,于推动历史研究,更不遗余力,早在1928年即有历史学系之创设。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执教之名历史家先后崛起岭表,何炳松之于史学理论,周予同之于经学史,丁山之于商周史,谭其骧之于历史地理,均树立风声,为暨大史学奠定扎实研究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教学重点之扶持,史学队伍更为坚强活跃,陈序经、陈乐素、朱杰勤、金应熙辈,于宋史探索之深入,东南亚史、华侨史、港澳研究诸领域之开拓,蔚为重镇,于史学界中更别开生面。

近时暨大计划出版“暨南史学丛书”,除刊布专著,并辑录近几年来暨大学人在国内外发表有代表性之论文,系中同仁来书要我写一序言。暨大在史学园地的成就,因地缘关系,特别朝向中外与港澳之关联及岭南人文活动等主题,作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自有它的特色与传统。至于新的课题,若“南海神庙之历史”及“阿剌伯人与南海船”等专门研究,尚待推进;为岭南文化史填补缺口,正是大家迫切期待的工作。港澳地区之历史学由于暨大史学研究工

作成果之带动,彼此之间唇齿相依,更能产生重大促进作用,自不待言。因不辞畛陋,欣然而乐为之序。

饶宗颐

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引 言

伊斯兰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体系,在中世纪世界起到了承上启下、沟通东西的重要作用。它之所以能以独有的魅力持续影响世界主流达八世纪之久,与它所生成的文化元素密不可分。它是伊斯兰旗帜下,古代人类多种文明融会的成果,其内包含了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印度、波斯及中国等东西方文明元素。穆罕默德“求知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以及“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圣训,实为中世纪伊斯兰文明兴盛的重要思想基础。亦正是这一点,使它具有不凡的气度和魄力以及融会、消化不同文明成果的机能。中世纪伊斯兰社会能条贯、折衷不同人类文明的遗产,兼容并包地摄取各种文化营养,即是这一思想的深刻体现。

历史证明,当一种文明以谦逊学习的姿态出现时,它必然会推动其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在阿拉伯人走出沙漠,进入海洋,面向世界,以学生的心态孜孜以求时,他们遂成为了时代的引领者和当时人类文明火炬的高举者。高度发达的伊斯兰文明,对中世纪人类交往所触及的各个地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以精神和物质文明的雄厚基础,推动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并使之有

了长足的进步。穆斯林人口在此期间的地域流动过程,实质即是其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传输过程。

二

毋庸置疑,人类文明的发展如同奥运会场传递的圣火,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人们的薪火传承使之得以生生不息。假如仅以现实论成败,不去回到历史,我们难免陷入“文明”理解的误区。世界文明的演进与发展,得益于人类各种文化间的不断冲撞与交融,只不过不同文化的人们在一定时期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可以说,今日人类文明的成果,是世界各地人们“相互激荡,相互发明”的结果。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各自传统、历史和文化的延长线上,为人类文明的演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史实修养的缺失,西方话语权的误导,难免使生活于现时的人们以西方即先进,视欧洲为文明。这种看似“合理又合情”的认知观念,实则属简单化思维,易于导人以狭隘的文化视野。从某种意义上讲,摒弃各种“文明中心”的论调,以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观去审视文明,可以为我们提供超越族群、国家、地区、宗教的更高的文化视角。显然,今日文明的传承与人类的进步,绝非一个地区、一种文明孤立发展的结果,而是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不同文明成果长期融会的产物。

三

综览中西交通史,不难发现,自7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800

年间,地处东方的中国与西方世界交往的主要对象,为广大的阿拉伯伊斯兰地区。自唐中期阿拉伯帝国据有中亚始,直至明代后期葡萄牙人东来,东西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已从性质上嬗变为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往来。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说明,在中世纪东西方经济文化关系中,阿拉伯帝国崛起后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发挥了较之以往更为广泛的作用,对当时东西方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其特点表现为:时间跨度长,涉及地域广,交流内容丰富,而且其主要参与者,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以及印度洋沿岸和南海等地的穆斯林族类。

本书以“大食·西域与古代中国”为名。大食,表明书中内容的时间线索主要以7世纪中期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为起始点;西域,则标明叙述空间与古代中国传统所指概念相符。由于许多史实在历史记忆中被湮没,中国史籍虽浩如烟海,但留给我们可资佐证的材料却很少。尽管个人专注于钩沉探赜、爬梳辨析久矣,在探求中亦汲取了许多学界同仁的智慧,但涉及内容仍只是古代中国与伊斯兰地区交往的一些片断和轮廓,且其中不乏有错漏与拙浅之处,故恳祈方家匡正指谬。

目 录

引言	1
----------	---

卷上 交通使聘篇

唐朝与大食的海上交通	3
辽与西域伊斯兰地区交聘初探	25
元朝与西域地区的陆海交通	49
《明实录》等文献载录“回回”贡使辑述	78

卷中 文化学术篇

阿拉伯、波斯语文在元明两朝官方的教习与运用	137
元代的“回回”乐器与“回回”乐曲	159
“识宝回回”与中国珠宝业的发展	174
大食双陆棋弈的传入及其影响	205
伊斯兰饮食与中国清真饮食的关系	217
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医药学的东传	231
伊斯兰天文学在古代中国的实践与影响	264
古代传入的阿拉伯数学概念与方法	283
元代东传“回回”地理学考述	290

卷下 器物技艺篇

古代西域良马的引进及贡马贸易	307
大食刀·米昔刀·环刀·镔铁刀考释	335
西域玻璃器物及工艺的输入与影响	351
伊斯兰建筑工程技术在中国的移植	376
蒙元时期“回回”炮的东传及其作用	387
波斯锦·越诺布·纳石失·撒达刺欺丛述	399
西域饮品在元代宫廷与民间的制作	414
明嘉靖、万历朝噜密铙的传入、制造及使用	431
明代陶瓷与伊斯兰文化疏证	450

卷上 交通使聘篇

唐朝与大食的海上交通

中国与阿拉伯陆上交往由来已久,至迟在公元前,以印度等地为中间站的中国和阿拉伯的海上往来即已开始。5 世纪时,中国船只已经常航行到波斯湾海岸诸港,而这些地区的船只也常到中国来。到 7 世纪,随着东西方两大帝国——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两地间的海上交往日益发展,并越来越引人注目。这时中国人据波斯语 Tacik 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或大石。大食帝国地处欧洲与远东之间,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其逐渐成为东西方航海活动的中心。而且西域交通自唐“安史之乱”后,渐趋萧条,相反,这一时期海上交通日益进步,所以大食人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多舍陆路而取海道东来。

一、唐与大食间的海上路线与航程

唐代由阿拉伯至中国的海上交通较之以往大为扩展,其直接航行的路线是自巴格达起,经波斯湾东出霍尔木兹海峡,穿过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尼科巴群岛,绕马来半岛,由南海而至岭南的广州(或交州),福建的福州、泉州,或北上江苏的扬州。约在 8 世纪中叶到 9 世纪中叶的近百年中,随着阿拉伯帝国国势趋于

鼎盛,阿拉伯人将希腊人、埃及人逐渐排斥在西方东来的航运之外,而与新近改宗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共同垄断,并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这一海上通道。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Mansur, 754—775年在位),在公元762年为新都巴格达奠基时,踌躇满志地说:“我们有底格里斯河,使我们接触到像中国那样遥远的土地。”

唐代东西方海道一度颇为繁盛,历时亦久远,直至宋代而不绝。在阿拉伯文史料中,有着许多十分确凿的阿拉伯人大量自海路交通来华的记录。一位名叫艾布·阿比德(Abu Ubaida)的阿曼人,在公元8世纪中叶航行到中国,并留下了最早的阿拉伯文字记录。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麦塔密德(Khalif Mutammad, 公元869—885年在位)时,曾出任笈巴尔省之邮务长官的伊本·库达特拔(Ibn Khurdadhbih, 约825—912年),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在其所著《省道记》^①中,详细记载了阿拉伯人自波斯湾的巴士拉航行到东方通商港口的航路、里程和时间,其中自南海至中国的航程为:

由桑甫(即占城,或称占婆,今越南中南部),至中国第一港口阿尔瓦京(属交州,今越南河内地区),或航海,或行陆程,皆一百法尔桑(farsangs,古波斯之“里”)。阿尔瓦京有中国锻炼之精铁、瓷器及米,此为大埠。由阿尔瓦京航海四日,可至康府(广州),陆行则须二十日始能达。康府产各类水果、蔬菜、小麦、大麦、米及甘蔗。由康府行八日至蒋府(即泉

^① 伊本·库达特拔《省道记》,宋岷先生译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该著已于199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州府),出产与康府相同。由蒋府行六日至康图(即江都,也即扬州),出产亦同前。中国各港皆有一大河,可以航船。河受潮汐影响。^①

记述唐代东西海道最为珍贵的阿拉伯文史料则是成书于公元851年的记录若干阿拉伯商人来华见闻的《苏莱曼游记》(又称《历史的锁链》,或《中国印度见闻录》)。苏莱曼为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旅行家,他于9世纪前期沿海道经印度洋至中国。其书列举了自阿曼到中国所经海洋与岛屿的情况,内容颇为详尽,是当时东西方海上繁忙交通的历史见证。法国学者J. 索瓦杰讲:“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印度见闻录》所提供的史学价值,就目前看,是任何别种著作也不能比拟的,这部著作比马可·波罗早四个半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现存最古的中国游记。”^②

《苏莱曼游记》为我们提供了大食商人由波斯湾海岸诸港口至中国广州的详尽的海上航路行驶图。其航海行程与伊本·库达特拔《省道记》中记述的航程与时间基本相同。即首先是把货物从巴士拉、阿曼等地运到尸罗夫(今伊朗南部海港)集中上船,然后自尸罗夫前往阿曼北部的马斯喀特,其间里程大约有二百法尔萨赫(即法尔桑)。再由马斯喀特航行到印度的故临(奎隆),中等风力下航行需时约一月。船只在那里补充淡水后,驶往海尔肯德海。其间经锡兰岛(斯里兰卡)、安达曼岛、娘迦婆鲁斯岛(尼科巴群岛)、南巫里岛(苏门答腊西北端),而到达个罗国(马来半岛西岸的吉达),航行需时亦为一月。船舶加足淡水然后驶向潮满岛

^① 张星娘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217—2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② 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马来半岛东岸),这段里程需时十日。接着再航行至奔陀浪山(藩朗,占城南部),也需十日航程。船只随之再行驶十日,即到达占婆。在此取得淡水后,又航行十日即至占不牢山(占婆岛)。由此“穿过‘中国之门’,向着涨海(即南中国海)前进,这里,暗礁林立,中间被一通道隔开,船只可以由此通过”。“由于要按七天一段,分期穿过层层暗礁,船只通过‘中国之门’后,便进入一个江口,在中国地方登岸取水,并在该地抛锚,此处即中国城市(广州)”^①。从占不牢山航行至广州,亦需一月时间。

以上苏莱曼所记述的由波斯湾到广州的这条海道,我们从唐代文献中即可获得印证,那就是《新唐书·地理志》中保留的贾耽的通四夷七道中的“广州通海夷道”。两书记载有所不同的是,其行程的起航地、目的地正好相反,即贾耽的记载是自东向西的。贾耽(730—805年),字敦诗,沧州南皮人,曾任宰相,好地理之学,潜心于中外地理达三十载,凡四夷来使及派往四夷使臣返回者,必询其山川土地。所以,他对“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阡阡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听其言而掇其要;闾阎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②。因此乃为我们留下了一份详细的有关自南海进入太平洋,至印度洋,再到波斯湾海上交通的宝贵资料。“广州通海夷道”所记述的通往阿拉伯的具体航海路线是: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大屿山、香港二岛之北),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海南岛东北角)。又南二日

① 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7—9页。

② 《旧唐书》卷一四二《贾耽传》。

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即占婆)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门毒国(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笏国(越南茅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越南藩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越南昆仑岛)。又五日行至海峡(新加坡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新加坡),南岸则佛逝国(苏门答腊巨港)。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河陵国(爪哇),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峡,三日至葛葛僧祇国(苏门答腊诸岛),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个罗西则哥谷罗国(马来半岛董里地区),又从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胜邓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苏门答腊班达亚齐地区)。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斯里兰卡),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颯国(坎贝湾的布罗奇)。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颯国(印度第乌尔),其国有弥兰太河(印度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昆国来,西流至提颯国北,入于海。又自提颯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刺国(俄波拉),乃大食国之弗利刺河(幼发拉底河),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巴士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马蒙)所都缚达城(巴格达)。^①

①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